



正值荠菜好时节

北京 林钊勤



潮汕四季时蔬丰富,所谓的野菜一直都是当杂草,只在饥荒年才会采些充饥。说到野菜,你可能会想起香椿、榆钱,以前的小学课本就讲这些是美味野菜。这两种野菜在潮汕好像没见过。但潮汕也有野生的荠菜,有点苦味,没北方的好吃,所以广东吃野荠菜的人很少。

荠菜,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物,春季开白花,果实为短角果。茎叶嫩时可吃,全草具备一定的药用价值呢!荠菜里含了粗纤维,维生素B、维生素c、钙、蛋白质相对含的高。故有俗语称“三月三,荠菜当灵丹”一说。

听母亲讲,她小时候饥荒时也要摘些荠菜和米熬成荠菜粥填饱肚子。后来,听说北方的荠菜饺子是饺子界中翘楚,味道鲜美无比,可惜我没吃过。我在北京安家后,孩子们生在这,也爱吃这里的荠菜。万大哥送过我一些荠菜,让我回去包饺子,还说到荠菜饺子是他

家老爷子最爱吃的,他家到爷爷这一辈家道中落,爷爷逃荒到山西当兵打鬼子英勇牺牲,剩下奶奶和父亲两人孤儿寡母成为贫穷人家。每年仲春时节,奶奶就带领着孩子到野外去挖荠菜、摘树叶、寻觅各种能吃的野菜,加上杂粮薯片当主食用。我把水灵灵的荠菜带回家后,阿姨一棵一棵仔细挑拣,冲洗干净后扔进开水锅里烫一下,捞出来,剁碎,和肉馅、姜葱末搅拌在一起,放少许盐,用来包饺子,全家人都爱吃,一个个吃得津津有味呢。

在北京生活的日子里,每年的阳春三月野菜香时,春天的荠菜清香鲜美,隔三差五买一些荠菜来,挑一些嫩茎叶或越冬芽,焯过后凉拌、蘸酱、做汤、炒食也行,老一点的就拿来包饺子。等有机会时,我也带着孩子亲自去田野里挖荠菜,体验一下其中的乐趣。

现如今,吃荠菜却是品尝一种珍馐,因为荠菜的

价值被很多人发现,不仅仅美味而且营养药用价值都很高。所以近几年,荠菜也变成餐桌的美味佳肴呢。荠菜入诗,最早见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其《邶风·谷风》篇中有“谁谓荼苦,其甘如荠”的诗句,足以证明人们食用荠菜的历史源远流长,古人早就知道荠菜味道之美了。如大文豪苏轼、爱国诗人陆游、南宋词人辛弃疾以及齐人下伯玉等人都有写过赞美荠菜的诗词。

又是一年芳草绿,春在溪头荠菜花。迎着和煦的春风,沐浴着明媚的春光,品味这些古诗词,字里行间仿佛飘袅而出一股浓浓的荠菜香,陶醉的不仅仅是我的味蕾,还有一颗奢望品尝荠菜的心。



山中春迟玉蕊开

无锡 陆锋

山上的春,总是比山下来得晚一些。

山脚的迎春花已经开得极盛,明黄色,灿灿灿烂。山上的土才初初露出些许黑色的肌理,塘里水才开始涨起来。

山林里的静是深沉且厚重的,偶尔的几声鸟鸣也是极其短促。拾级而上,草木萋萋。土壤细细的缝隙里,小草翠碧清莹,不染一点凡尘之气。山道上,花是不多见的,零星几点野花,摇曳在春风里。倒是遇见了许多苔藓,无花、无果、无枝、无蔓,一蓬、一蓬,整丛青碧,茁壮繁茂。它们迎风而立,精神抖擞一路排开,一直迎我至山顶。

山顶,是有花的。一树晶莹如雪的白花,花开得极其繁密,挤挤攘攘,热热闹闹,且幽香袭人。这是一株寂寂于山野的山矾。只是,如今识得山矾的人已经不多见了。色白之花,像雪、像玉,不免让人觉得寡淡、凛然、冷清,如梨花、如李花、如水仙。一树雪白,偏又能让人觉出纷繁意味的,只怕也只有山矾了。

数年前,我与这株山矾偶遇,只觉它亭亭华盖,

极美,却不知它姓名。回去翻查了许久的资料,才知这竟是无数诗人词句中的“玉蕊”。曾有无数文人雅士为它背书。杨万里赞它,“玉花小朵是山矾,香杀人只欲颠”;王建写诗云,“一树玲珑玉刻成,飘廊点点色轻轻”;张镃毫不吝啬地夸了它的香气,“山矾风味木樨魂”;赵彦端拿它与梨花比较,“山矾风味更梨花。清白竞春华”;黄庭坚是爱极了山矾的,“山矾独自倚春风”“山矾是弟梅是兄”——诗人,愿意用文字记录心头喜好。

山矾曾是园林里的名贵花木,诗人们为它赋诗甚多。后流落山野,亦不卑不亢,纵使无人欣赏,时序到了,它便热烈烈烈开满一树花。倒不枉钱谦益在《玉蕊轩集》中对它评价甚高:“山矾清而不寒,香而不艳,有淑姬静女之风。”远离喧嚣,不染凡尘,纵不金贵,却自有风骨。

盘算着时间,它该是又悄然开了一树了吧?我不请自来,参与它的热闹,品一品它的风骨,赏一赏山中迟迟的春色!

树木亲情

重庆 施崇伟

三月,寒意还未褪尽,春色已被花开唤起。在适合栽种之时节,在自家小院,移栽几株密集的小桔树,也觉得有植树节的仪式感。

多年植树活动,也成一把熟手。院子里的桔树,都是自己亲手栽种。几天光景,树越长越茂。正好,院子西边有比较闲置的空地,便把其中一株迁植。一早就动手。先把已有花蕾的桔树来个连根掘起,再在空地挖坑,掘地三尺,腾出空穴。老妻扶树我培土,让小树安了新家。用力踩紧泥土,确保它的稳扎稳实,赠其清水一桶,被它贪婪汨汨吸入。新树植毕,抹一把额际的汗水,大有成就感。

望着新栽的小桔树,脑海又浮想起老家的那棵黄葛树。周末正闲,干脆回家看父母,也看看陪我成长的老家老树。

到家时天已黑。问候了老人,也惦记着老树。关闭春寒的门窗,把老树关在外面。我只能借着窗户透出的灯光打量它。隐隐约约,一团黑影,还是我熟悉的高大与挺拔。我问父亲:“树还好吗?”他说:“很好,现在政府还贴上了标牌,属于被保护起来的古树。”我很欣慰。晚上,睡在母亲新铺的床上,暖和的床也在大树的脚下,有叶子沙沙的声音,像守卫我安宁的梦境。

第二天醒来,一幢小楼出奇的安静。门前,苍老的黄葛树簌簌吐绿正欢,我闻到了一股黄葛树嫩芽的清香。

黄葛树的嫩芽是童年的一道美味小吃。那时,爷爷、奶奶还很健康。他们的健康可以由他们一天到晚不停忙碌的身影来作证。我只要一:“奶奶,我想吃豆花。”黄葛树下的石磨,便会在爷爷有力的双臂驱使下旋转起来;奶奶汗如雨下,碾碎的豆子和着清泉水,也乳汁般地滴流。偶尔会从黄葛树上落下几叶嫩黄的黄葛芽,掉在爷爷的磨盘,被碾压进奶奶的豆汁,那个味道融进了煮沸的豆花里,再注入我成长的骨架。

我走进院子,来到树下。老树,树杆粗实,支撑起丰盈的华盖。暖暖地,我望着它,它也望着我。我靠在树杆上,依偎着,被拥抱。屋里,一家人在包饺子。父亲剁的肉馅,母亲炒的馅,叔叔和的面,婶婶擀的皮。一家人,热腾腾地,聚拢在院子里,聚拢在我的四周,他们,和门前的黄葛树一道,正好挡住了突然袭来的一股凛冽。

回报

张健坤 安徽农业大学学生

他是一名工作于三线城市医院里再普通不过的医生。在疫情日趋严重的这天傍晚,他同往常一样换下白大褂,与同事告别后回家。看似平淡的一天,并没有结束。

早晨,他在上班途中看见周围匆匆的行人已有不少戴上口罩,他没有在意。当他来到办公室坐下,手机上推送的最新消息才让他意识到,一种在距离他很遥远的城市中出现的新冠病毒已悄然扩散开来……

略略扫完当日新闻,他仰头长叹一声,疫情暴发得如此猝不及防。突然滴滴几声,手机上的工作群弹出了紧急通知:本院需临时组成一支医疗队前往抗疫一线的医院协助救治病患,志愿报名,明日即刻出发。

目睹信息的第一时间,他的内心翻涌上复杂的情感。记得17年前,他经历过类似的疫情肆虐,那时的他还是一名被感染受救治的懵懂少年,重获健康的喜悦和对白衣天使救死扶伤的崇敬之情使他选择了今天的职业。一股热血涌上心头,他急切地用颤抖的手指在报名的微信群里打上自己的名字,回报的时刻到了。

怀着五味杂陈的心情迎来下班时间的他收拾完

个人物品正准备走出去,隔壁科室的朋友叫住了他。

“听说,你明天就要动身去外地了?感觉怎么样?紧张自然在所难免,不过你也不必顾虑我们这里。就算真的危急,你放心,还有我们在这里坚守。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们能用自己的技能为抗疫献一份力,扛起‘医生’的职责,便是问心无愧了。”

朋友的这番话让他深有感触,他谢过朋友的鼓励后踏上回家路途。

“去吧去吧,加油啊!在那边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不用担心家里,我会照料好爸妈和孩子,不用太牵挂我们。”妻子半晌无语,末了却用强装欢喜的声音叮嘱。“爸爸,加油!爸爸,加油!”孩子尚幼,听不出母亲声音里隐藏的沉重,却也用稚嫩的声音复述着激励的话语。

朋友的鼓励、妻子的理解、孩子的支持,尽管只是短短的片言只语,温暖的情感化作汨汨清流入他的心中,助他渐渐安然入梦。梦中,一张张被救治后痊愈的病的笑脸正环绕着他,还有孩子快活的叫声:

“爸爸凯旋啦!”“爸爸凯旋啦!”

终止办学公告
合肥市包河区贝诺培训中心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11MA2THA3L88,办学许可证号:教民134011172019259号,自2022年3月1日起终止办学,特此公告。
合肥市包河区贝诺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2022年3月16日